

江淮禪詩集

傳印敬題



釋智文◎編著



江淮禅诗集

傅印敬题



释智文◎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淮禅诗集/释智文编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188-0077-3

I. ①江… II. ①智… III. ①诗集-中国 IV. ①I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7400 号

江淮禅诗集

释智文 编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363(编辑部)

图片提供: 演 一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250 千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077-3

定 价: 48.00 元



序 一

江淮地区人杰地灵,与我国汉传佛教尤其是禅宗有着甚深渊源。汉地禅宗形成之初,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二位禅师相继在这里住锡弘禅,播撒下最早的禅法种子。江淮地区又处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交界,多元的地域文化在此处交流激荡,催生一朵又一朵绚丽的文明之花,而禅诗便是其中重要之一。

大致说来,禅诗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禅理诗,二是禅意诗。所谓禅理诗,就是以表达禅学思想、传递禅法精神为主旨的诗歌,通常具有一定的弘法作用与教化意义。禅理诗的作者大多是通达禅法的出家僧人,也包括一部分对禅法有所建树的在家居士。禅宗素来提倡“不立文字”,虽然有诸多祖师的公案语录传世,但多以简短叙事为主,而非以直述义理见长,理论性作品并不多见。不过另一方面,与禅宗相关的诗歌等文学性作品却异常丰富,远远超过其他宗派。从某种程度上说,摆脱了理论思维束缚的禅

师们同样也将文字从文字相的桎梏之中解放了出来,使之转化为导悟众生的方便法门。故可以说,其“文字”非文字,是名文字。

另一类禅诗即禅意诗,则是以表述作者个人的主观意境为主旨,禅学作为一种元素融入到意境之中,起到烘托陪衬的作用。禅意诗的作者大多是钟情禅宗的古代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未必都有很高的禅法造诣,不过却能够视禅宗为一种宝贵的精神价值,往往与出家僧人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对禅宗始终怀有亲近喜好的特殊感情。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佛教世界的浩瀚宽广、禅宗气质的自由奔放给中国古代文人带来的崭新思想境界和对他们精神生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然而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禅诗这一方面。事实上,佛教在中国文学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古代教育原本只针对精英阶层,加之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其演变初期写法多样、不统一,也给文化学习造成了诸多困难。而且古人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重视书面语言、轻视口头语言,这些都使得文化知识长期被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所垄断,广大普通民众很难接触了解。那么诗歌文学的题材与形式也是基本依照知识分子的偏好发展的,追求辞藻华丽、铺陈排比,以致后来形成了过分重视形式、内容空洞无物的流弊。不过,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变。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佛教更为积极主动地贴近民众,更为重视口头宣讲佛法,每每以通俗易懂的比喻、引人入胜的故事、朗朗上口的赞颂给予大众以精神陶冶与信仰救济,更加促成了文化知识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的流动传播。诗歌文学的题材与形式也越

来越倾向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符合他们的兴趣口味，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类似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佛教变文对白话小说的影响之上。

禅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门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江淮禅诗集》撷取的五百首禅诗如同一扇跨越时空的窗口，向我们展现了安徽地区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令我们得以一窥古代僧人自在洒脱的修行生活，这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2015年6月3日

序

一



〇〇三

序 二

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宗教,它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现象。

历史学家认为,两千多年前源自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大事件。两千多年来,经一代又一代佛教大师们的智慧整合,终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即通常所说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发展的每一个过程,都离不开其与中华文化的相互融入,相互影响,从而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确立,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佛教,无疑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清末民初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那么,中国禅宗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想,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它回归和高扬佛教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

佛教文学灿烂辉煌,如《百喻经》、《佛所行赞》等就是古代文学名著,一些佛典的汉译本是翻译文学的杰作。此外,中国僧人撰写的大量佛学论文、僧传、语录、诗歌,同样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它们像一朵朵璀璨的文明奇葩,开放在中华文明之树上。

中国禅宗的集大成者为六祖慧能。传说他在成为六祖之前,不过是一座寺庙里碓米的农夫。一天,身为首座的神秀大师在墙上贴出一首诗:“心如明镜台,身似菩提树,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第二天,身为农夫的慧能便针锋相对地贴出另一首诗,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说神秀的诗表明了作者对个人人格修养的坚定与执著的信念,慧能的诗则反映了人从人格神与智性思辨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慧能的这首诗为中国禅宗从理论上、方法上找到了一条超尘脱俗的捷径,开创了一代宗风。

神秀与慧能这两偈子分别成为中国禅南北宗的宣言书,成为南北分野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禅宗以诗寓禅的起源。从此之后,中国禅僧们的创作渐渐多了起来,妙语似锦绣,千偈如翻水,禅宗诗歌蔚成风气,形成了中国禅林诗苑的瑰美景观。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这是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布袋和尚的诗。这首诗实写插秧,虚写禅者的修持。诗人将插秧这一平常的劳动来比喻为修道,认为人若能达到心底清净,没有污染,修道者的内心就会像插秧时见到的水中天一样清明澈。诗的最后一句告诉我们,作为劳动,插秧的后退其实是在前进。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忍让、宽容的人生

哲理。

唐代的王维是一位出色的山水诗人。他的诗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以及“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不仅写出了中华大地山川之秀美，也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向往，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禅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以空灵、虚玄、安静、祥和，在中国诗歌大家族中独树一帜。

安徽佛教历史悠久，中国禅宗的重要传播者慧可在嵩山接法后，只身来到江淮之地。自他以后，中国禅宗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流播于海内外，最终衍化成中国禅宗的“一花五叶”、“五宗七派”。如此众多的禅门高僧，还有一代一代的骚人墨客，他们或住于皖，或游于皖，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一首首美妙绝伦的禅诗，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书写了宝贵的一页。

智文法师也是一位禅僧、诗僧，这从他的著作《初禅集》中就可以看出。他将这些散落于安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禅诗精华搜集起来，结成此书，很不容易。他将这本书稿送我，我先读为快，其中的诗香禅意，让我陶醉。我认为，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佛教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弘扬安徽文化上的一件大事，在全国上下致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淮禅诗集》让我们从雄浑浩渺的中国禅诗大观园聚焦于江淮地域。这里所编辑的大约五百首禅诗从南北朝至近现代，其作者既有驻皖修行者，也有游于皖的士大夫，其洋洋洒洒，雄浑浩瀚，蔚为大观。这些禅诗，无论是修道者对禅悦的独特体验，还是作者笔下安澜而祥和的江淮大地，让我们能越过历史，重现江淮大地当年的人文及历史，



今天读来,也让处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我们更多的精神享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选辑这些禅诗时并不作过多点评,往往三言两语,准确到位,为读者留下思考和再创造的空间。诗歌,尤其是禅诗,它是作者在悟道过程中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承担,是禅师们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直白和面对。禅诗所表达的意相,是与禅师们证悟时呈现的境相相一致的,这也是需要读者认真领悟和细心品味的。

去年5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就中华文化与“中国梦”、文明交流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发表演讲中强调,“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还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淮禅诗集》编者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提倡和大力发扬的。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非常高兴地以此为序。

孙丽芳

2015年5月16日

序 三

禅源徽脉呈妙相

——《江淮禅诗集》赏读

皖峰烟霞浮天地，
江淮人文起逶迤。
禅源徽脉呈妙相，
皓月无心泛涟漪。

崔嵬皖山，奇峰竞秀；悠悠淮水，源远流长；徽派文化，百花荟萃。特别是安徽佛教，更是历史久远，自中国初祖慧可禅师接承西天二十八祖达摩大师衣钵和“吾本来兹土，传法度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之西来禅旨后，“越过三湘七泽中，两肩担月上司空”（慧可大师偈），便在大别山腹地一峰玉立万峰朝供的安徽岳西司空山主峰的天然禅窟“仰天窝”（十多年前笔者在拜谒禅宗祖庭之旅上特意慕道而去，登临安住，于此歇心），安营扎寨，习禅办道，大阐宗风，弘化十方，并在此传衣钵与法偈“本来缘有地，因地种花生；本来无有种，无花亦不曾生”于二祖僧璨。

僧璨大师接法后便南下至舒州皖公山——南朝宝志



禅师开山建立的山谷寺，即今安徽潜山县天柱山南之凤形山上的三祖寺（十多年前笔者在那次朝圣之旅上有缘朝山拜礼参访），在此研经布道，弘传心法，创造了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开篇大作《信心铭》，并在此传衣钵与法偈“花种虽因地，从地种花生；若无人下种，花地尽无生”于三祖道信大师，才有今后之祖祖相印，代代相传，花开五叶，弘化大千。可以说，安徽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是佛山遍布、祖庭林立和龙象辈出及妙偈频传的佛门胜地。

特别是这次有缘欣赏到承蒙中国佛协副秘书长、《法音》编辑部主任桑吉道兄转来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僧智文法师费数年功夫在书山文海中拣石淘金而编撰的《江淮禅诗集》大著后，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印象。

此一禅诗法宝集选编了自南北朝以降，历经唐宋元明清，至今以来与皖山淮水这片土地有诸多因缘的诗僧作品，包括宝志、慧可、本净、金乔觉、灵澈、正元、冷然、希运、齐己、归仁、重显、守端、法演、义青、宗杲、德清、弘仁、元度、虚云、敬安、弘一、太虚、懒悟、妙安和皖峰等70位震古铄今的高僧大德，和谢朓、唐宣宗、李白、韦应物、张籍、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罗隐、林逋、梅尧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王守仁、汤显祖、董其昌、罗聘、姚鼐、黄宾虹、吕碧城、林散之、潘伯鹰和赵朴初等在内的近百位如雷贯耳的骚客名士，或脍炙人口或耳目一新，或醍醐灌顶或无上清凉的禅诗五百首，编者还一一搜集整理其作者简介，同时一一撰写出言简意赅、契诗印心之禅话妙赏，接引大众，引人入胜，以便读者豁然会心。可谓婆心切切，功德无量！

此集既名禅诗，当有别于世俗的风花雪月之诗。当然此书之禅，是广义之禅，无处不在之禅。水月松风，天光云影；写景抒情，咏物怀人；乃至担水劈柴，吃喝拉撒，无不入禅，无不成诗。

又其作者多为高僧大德或诗人居士或信佛名仕及艺术大家，并其作品多为他们的或说法开示，或习禅悟偈，或参访行吟……且因为他们多为得道高人，故其诗中赋予他们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生乃至对事物独特的感悟与觉照，不执外物，不著色相，舍妄归真，明心见性，并借物悟禅，以禅入诗，情境交融，色空两忘，心物合一，生佛无别，独出机杼，浑然天成。让人读来，清净空灵，禅意盎然，如入三昧，妙不可言。

吟咏江淮，无非是歌其山水，颂其风物，领略其浩渺大千，感悟其一草一木。安徽名山众多，蔚为大观！位列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地藏王菩萨弘法圣境九华山，禅宗名岳司空山、天柱山，道教胜地齐云山，自然人文荟萃之黄山，还有人文佛教渊源深厚的敬亭山、投子山、相山、八公山等等，这些名山也无不为僧家所用，开山建寺，弘法办道，接人化众。朝看烟霞起，夕闻百籁坐。相伴清风明月，和以空灵禅韵。好不清净澄明，自在逍遥。

如果说宝志公的预言诗《忬诗》是安徽佛诗的开篇之作，则中国禅门第一祖慧可大师的“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牟尼为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则为江淮禅诗的开山启悟之作。如果说李白的“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为九华山的命名开山之作，那么金乔觉的“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墨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则是这位名山主人翁金乔觉老菩萨献给九华的扛鼎招牌之作。



诚然,集中更有如宋朝柴陵郁禅师的“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悟道诗》)与其弟子白云守端禅师“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蝇子透窗偈》),和法演禅师“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投机》)、憨山德清禅师“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生安分度时光……”(《醒世歌》)等禅师们流传千古的的参禅开悟与明道警世之名偈,以及东坡居士“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拟人”、香山居士白居易“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等这些诗人居士的参禅悟道名篇。

同时亦收录近现代大德,如历经四朝五帝、中兴当代佛教之老僧虚云大师的“已见月轮澄水底,信然梅子熟山河”、为法捐躯的八指头陀敬安大师的“有人问我西来意,笑指长天落晚霞”、人生佛教倡导者太虚大师的“一楼明月凉如水,小坐能教万虑删”和画僧懒禅人“躲进危崖残洞里,烟波平远雁空来”和书僧茗山长老的“色即是空空即色,莫将空色挂吾胸”,以及当代佛教领袖赵朴初居士的“魂兮无我,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等高僧大德们的明心见性、息尘悟真之作,以及陆园老人房秩五的“悟到是空还是色,本来何佛又何生”、宝莲居士吕碧城的“风狂雨横年年似,悔向人间色相开”、作家张恨水的“坐久不言还一笑,此中禅味老僧知”、当代草圣江上老人林散之的“平生任疏略,墨里悟空明”等等这些透露个中消息、让人耳目一新之作。

阿弥陀佛,善哉感恩创造佳篇成就这一良缘嘉会的祖

师大德和文人墨客！感恩殷勤汇集选编并赏读与流通古圣先贤千秋妙偈的精进行者们！

能如此成办此书殊胜之传播者，非饱学广参、妙悟其意并清净发心行愿菩提且独具诗禅才情之禅和诗僧不可为也！

定神想来，我十多年前的那次朝山礼祖途中，也有缘顺道去巢湖鼓山寺参访并幸会当家智文法师，得低茗浅谈而欣结一面之缘。不想三宝慈光加被、道兄接引还能与智文法师续此大缘，也在此恍如隔世之际依稀记起年轻有为且清净行持的智文法师慈悲谦和的笑貌来。我想法师现在更想不起当时这个莫名前来参访的蹒跚学步者，若尚有来日笔者得缘拜会亦不敢认这介依稀老朽惟见嫩芽之胡子拉碴的门外汉。

多情应笑我，门外谈禅诃。惭愧笔者今又斗胆呈上一句以求棒喝：

参禅是谁谁是我，
茫茫虚空弄清波。
蓦然回首回首处，
一道灵光定山河。

了了正觉

2015年5月30日



前言

“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李白)、“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人文交通惊八变，山情水意共天长”(赵朴初)……

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安徽省，长江、淮河横贯全境，黄山、九华耸立云天，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可谓气象万千，风光如画。而连结南北的重要位置，使这里成为交通要衢，过客频繁。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流连，写下汗牛充栋的壮美篇章。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块土地与佛教结下了深厚因缘。中国文艺宝库中的奇葩——禅诗，在皖山淮水之中更是竞相绽放。

佛教传入中国，很快被汉朝皇室刘英等上层人士接受。刘英因奉佛一事被贬南迁至安徽泾县一带，同时把佛教的种子带到江南一片，从而开创了安徽佛教最初的历史。北周武帝废佛而导致慧可南下皖西南，为中国禅宗培育了最初的种子。而唐开元年间金乔觉的九华证道，让地藏信仰在全世界更深入人心，也使九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圣地。

安徽佛教历史悠久，龙象辈出，灯火长传。中国禅宗在此

发源后,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流播于海内外,三祖僧璨接二祖衣钵,再传四祖、五祖,最终衍化成中国禅宗的“一花五叶”、“五宗七派”。有本净、普愿、远禄、守端、法演、清远、克勤、义青、宗杲等驻于皖,不断光大禅门气象。近现代则产生了心坚、竺庵、杨仁山、赵朴初、仁德、皖峰等佛门大德,他们为中国佛教做出的丰功伟绩,必将永载中国佛教史册。

如此众多的禅门高僧大德,还有数不清的骚人墨客,他们或住于皖,或游于皖,当他们的一颗佛心、一颗文心,在寺院里,在修行中,在日常起居里,感受到那份极其美妙、而不可言说的禅意,化成他们笔下一首首绝妙的禅诗。今天读来,无不令我们醍醐灌顶,禅悦充满!

禅诗,是禅师们在悟道过程中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承担,是禅师们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直白和面对。禅诗所表达的意相,是与禅师们证悟时呈现的境相相一致的。因而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禅师们悟道的过程,在文字上也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的美感。

禅诗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参禅心得,历来受到读者的喜爱。明代僧人释正勉就辑有《古今禅藻集》,收录东晋至明代僧诗三千余首。

当今社会,法门大兴,佛教的发展为党和国家重视,上升到文化治国的高度。弘法利生,乃我们衲子本份。能将安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禅诗收集整理,编一本《江淮禅诗五百首》,既是弘扬佛教禅宗,亦是给众生以美的熏陶,又是对安徽佛教文化资源进行一次发掘整理,这一直是我的愿望。这本诗集能得以出版发行,是因为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才得以成愿。在跟安徽省宗教局孙丽芳局长汇报时,当即就得到了局长的重视和支持,并亲自为之作序,并嘱咐我:“一定要把这本诗集打造成一部精品,这样对宣传安徽佛教和文化会起到积极作用。”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得到了极